

哈密哈萨克族民俗

·哈密民俗丛书·

主编·张仁幹



·336

·新疆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哈萨克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生活在黑海、咸海、锡尔河、伊犁河、额敏河、阿尔泰和天山北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于张骞通西域之前后，不得晚于汉魏之际。按照历史的情况分析，并从加入哈萨克成分的其他部落的领地来看，哈萨克族当时被分为三个玉兹（即方面的意思）：

大玉兹包括乌孙、康居、杜拉提、阿尔班、素宛、扎拉亦尔等；中玉兹包括奇卜察克（钦察）、阿尔根、乃蛮、克烈（克勒依）、弘吉刺、瓦克等；小玉兹包括哲得乌鲁（塔本、塔玛、加额拉比勒、克台得等7个部落）、艾力木乌鲁（由木克依、开特、吐尔提哈拉、木拉沙卡勒等）、巴依乌鲁（阿达依、塔那、却克提、阿力沁、却尔克西等）等。

乌孙、康居、阿兰是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在我国的史籍上，直到北魏均把哈萨克译述为乌孙，唐书译作可萨，又作曷萨。可萨、曷萨是阿

萨、哈萨的对音，所以从 7 世纪起，哈萨克的名称就著称于汉文史书。现在国内外学者对哈萨克一名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著名学者苏北海在《哈萨克文化史》一书中认为哈萨克一词的全部含义，释为“广袤草原上自由迁徙的勇敢、自由的人们”比较符合哈萨克族历代以来与各种各样敌人斗争从未屈服过，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一直屹立于哈萨克草原的历史，似有更强的说服力。

哈萨克族自古以来就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其游牧区域极为辽阔广大，独联体哈萨克斯坦面积为 271.73 万平方公里，占中亚面积的 68.03%。据 1987 年调查，哈萨克族在中国已近 100 万人，分布于新疆、甘肃、青海 3 个省区，在新疆境内生活的哈萨克族达 98.7 万余人，占新疆北部 90% 左右的山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的天山山脉、阿勒泰山脉的山间盆地、大河谷地及准噶尔盆地边缘地带。哈密地区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巴里坤县的沙尔乔克乡和哈密市的乌拉台乡、德外里都如克乡。1953 年哈密共有哈萨克族 12 034 人，2000 年有 44 786 人，是 1953 年的 3.72 倍，占哈密地区总人口的 9.58%，是仅次于汉族、维

吾尔族人口数的少数民族。所以,哈密哈萨克族民俗是哈密民俗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哈密哈萨克族仍然从事畜牧业,过着世代沿袭的游牧生活,所以仍然保持着与游牧生活相关连的许多生活习俗。但因哈密哈萨克人数较少,在实际生活中,哈密的哈萨克族一是要与当地从事畜牧业的维吾尔族密切交往;二是要与牧地周边的汉族往来频繁。在密切的生活交往中,生活习俗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加上时代的前进、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等重要因素,哈密哈萨克族的生活习俗又有许多发展和变化。《哈密哈萨克族民俗》从哈萨克族历史沿革、哈密哈萨克部落概况、哈密哈萨克族宗教信仰习俗、婴儿出生礼俗、婴儿入摇床礼俗、婴儿过满月礼俗、幼入学走路礼俗、小孩学骑马礼俗、丧葬礼俗、婚姻礼俗、待客礼俗、传统命名方法、饮食习俗、住房习俗、服饰习俗、禁忌习俗、节日礼俗以及民歌、民间舞蹈、民间乐器、民间音乐、工艺品等方面,较为详细地介绍哈密哈萨克族的生活习俗,与《哈密汉族民俗》、《哈密维吾尔族民俗》、《哈密回族民俗》一起,构成一幅完整的哈密民俗的绚丽画卷。

一个民族的民俗,是这个民族民众生活、生

产、风尚习惯等各方情况的集中反映，是世人了解和认识这个民族的重要窗口。愿随着《哈密哈萨克族民俗》一书的出版发行，世人能更多地了解和认识哈密哈萨克人，使哈密哈萨克人能走出哈密、走向世界。

编 者

2000年8月18日

哈密民俗丛书编辑人员

主编 张仁幹

编辑 王 林 赵 英

达忠书 陈世悌

赵世华 张仁幹

卢华英 毕建新

王桂英 玉素甫·玉努斯

阿依夏木·牙合甫

目 录

前 言.....	(1)
哈萨克族历史沿革	(1)
哈密哈萨克部落概况	(13)
哈密哈萨克宗教信仰习俗	(21)
哈萨克婴儿出生的礼俗	(38)
哈萨克婴儿入摇床礼俗	(41)
哈密哈萨克婴儿过满月礼俗	(43)
哈密哈萨克幼入学走路礼俗	(45)
哈萨克小孩学骑马的礼俗	(47)
哈萨克丧葬礼俗	(48)
哈密哈萨克人婚姻习俗	(57)
哈萨克人待客礼俗	(88)
哈密哈萨克传统命名方法	(92)
哈密哈萨克人饮食习俗	(104)
哈密哈萨克族住房习俗	(122)
哈密哈萨克人服饰习俗	(128)

哈密哈萨克人禁忌习俗	(142)
哈密哈萨克族节日礼俗	(147)
哈密哈萨克族民歌	(153)
哈密哈萨克族民间舞蹈	(166)
哈萨克族民间乐器	(174)
哈萨克族民间音乐	(178)
哈萨克族的工艺品	(184)
哈萨克族生活中常见的两种礼俗	(197)
后记	(201)

哈萨克族历史沿革

据《史记》记载及国内外众多史学家的研究考证,形成哈萨克部族的核心是古代的乌孙、康居、阿兰三大部落联盟。形成哈萨克的地方就是作为乌孙故地的伊犁河谷与七河平原。原属乌孙的阿尔班、斯班和苏宛部落就居住在新疆的伊犁河谷。又据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贾合甫·米尔扎汗的研究文章:“哈萨克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的塞种人、月氏、乌孙、康居、阿兰等,6世纪中出现的突厥以及葛逻禄等突厥部落,蒙古兴起前后之契丹、乃蛮、克烈、钦察部更是哈萨克族的重要来源。直到现在哈萨克族中间仍保留着乌孙、克普卡克、克烈、乃蛮(乃依蛮)等部落名称。15世纪中,白帐汗国的乌兹别克人开始向南推移。不久,锡尔河下游的一部分游牧民在克烈和加尼拜克率领下从乌兹别克汗国分裂出来,迁到楚河流域及塔拉斯河,称作哈萨克,意为避难者或脱离者。哈萨克族于是逐渐形成。明末清初,准噶尔雄踞我国西

北,哈萨克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往和斗争。清朝平定了准噶尔的割据,统一了新疆,哈萨克向清朝称臣纳贡。大部分哈萨克归属了清朝。在沙俄向亚洲扩张时,原属清朝的哈萨克牧地又大部分逐渐被侵占。”据《新疆简史》记载,从1864~1883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吞并了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但哈萨克仍有不少迁回了祖国。又据《汉书》记载:形成哈萨克的主体部落乌孙最早曾和月氏居住于我国西北的敦煌与祁连山之间。西汉初年,乌孙国国王昆莫的父亲被月氏所杀,年幼的昆莫在其舅(匈奴)的帮助下,经过20年休养生息后,月氏终为匈奴所败。公元前161年到公元前160年左右,乌孙借匈奴兵驱逐了伊犁河流域的月氏人,据其地自立为国。不久又迁至伊塞克湖一带,建都赤谷城(一说在今新疆的温宿的北天山中,另一说在新疆的特克斯河流域)。现在伊犁有一座乌孙山(哈语为乌孙塔吾),说明乌孙西迁后就在这里居住。乌孙在西汉时人口就达63万,从事游牧。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先后将汉朝皇室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和皇室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分别嫁给乌孙的昆

莫和下一代的乌孙昆莫。说明从西汉起哈萨克人和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兄弟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密切的交往。细君公主嫁到乌孙部落后曾这样描绘乌孙人的生活：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宝兮旃(毡)为墙，
以肉为粮兮酪为浆。

(西汉《西域传》)

近代史学家们将细君的此歌誉为西域第一民歌。从那时起，中原皇朝和乌孙(玉孙)建立起亲密的睦邻关系，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据史书中记载，当时汉室细君公主在乌孙(玉孙)部落中生活不习惯，汉室曾专派工匠在乌孙西迁之地为细君公主修筑了寝宫。

公元前1世纪80年代，乌孙和匈奴分裂。公元前75年，匈奴进犯乌孙，侵占了大片土地，乌孙便和中原各地联合起来讨伐匈奴，常常使匈奴遭受惨重失败，从而维护了自己的独立。在整整400年里，乌孙部落联盟和西汉、东汉联合一致，共同对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巩固汉民族与诸部落之间的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据《哈

密县志》载：“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几个研究哈萨克历史的学者（他们当中有倪华德、张西曼、苏北海诸人），对哈密名称源流提出了另一种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从汉文帝四年（公元前 176 年）匈奴人率师西侵，破乌孙、月氏等 36 部落国家以前，乌孙人就在哈密一带生活了若干世纪。他们以哈密为王都，以“昆莫（弥）”为王号，从那时起哈密这块地方就以“昆莫（弥）”为名了。以后乌孙人为匈奴人所迫，率部西迁伊犁，哈密为匈奴人所占据，但是“昆莫（弥）”这个地名却留传了下来，为以后生活在这块绿洲上的各族人民所沿用。库木勒就是“昆莫”的变音，直到现在，维吾尔族人仍称哈密为库木勒。至于“昆莫”的含意，苏北海先生在《西北史地》（兰大历史系编，见 1982 年第 3 期）上撰文，认为乌孙人在古代崇拜天、地、日、月以及其他天体，特别对太阳奉之如神，一般都是牙帐东开，以敬日之所出。乌孙王之所以被称为“昆莫”，因为突厥语中“昆”是太阳的意思，“莫”、“弥”即“伯”的谐音，即统治者或者首领的意思。这样，“昆莫”、“昆弥”即“昆伯”，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伟大的首领。可见哈密二字的原意就是“太阳伯”，即像太阳一样的统治者。

苏北海等现代学者对哈密名称源流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使“库木勒”这一古今通用地名成了有源之水。通过以上叙述，说明哈密绿洲在古代曾是形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乌孙的王都所在地。

哈萨克族是逐水草而牧的游牧民族，也是跨国民族，世界各国的哈萨克族和我国的哈萨克族语言和习俗是一样的，没有因地域而异的情况。前苏联哈萨克斯坦出版的《哈萨克百科全书》中所有内容和我国哈萨克的语言、习俗是一致的。哈萨克语属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克普卡克语支，社会组织上保持着完整的氏族部落组织，以“阿吾勒”（牧村）为单位，进行着氏族互助式的生产活动。

随着近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阿吾勒”成分虽有变动，但本部族人大多住在一起，这是哈萨克古有氏族部落的延续。

哈密、巴里坤夏牧场联在一起，巴里坤从古到今水草丰茂，适于放牧活动。巴里坤县红柳峡北沙尔布拉克西侧、北侧有三座大山，属白塔山前凹地。三座大山一座叫青骊豹山，一座叫黑骊豹山，另一座叫蒙勒克山。在哈萨克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传奇故事：传说很久以前，这三座

山下住着三个氏族部落，即三个阿吾勒，有一年天旱无雨，这三座山上寸草不生，荒凉无比。乌鸦、老鹰遮天盖日栖于山头。三座山上的牲畜没有草吃，青貂山上只活下了一只青貂，在黑貂山上只活下了一只黑貂，可在蒙勒克山上的牲畜全都饿死了。牲畜死光了，牧人们十分悲哀，故称该山叫悲哀的山。蒙勒克，哈语是悲哀的意思。这就是青貂山（靠克赛勒）、黑貂山（卡拉赛勒开）、蒙勒克山（蒙勒克塔吾）三座山得名的由来。这一传说故事说明哈密自古以来就是哈萨克的牧地，只是因历史的变革、动荡，往返、迁徙有所间隔而已。

据《镇西乡图志》记载，1883年（即光绪九年），阿勒泰哈民乃依蛮部落30户迁入巴里坤，这是本世纪首批迁入巴里坤草原的哈萨克族。1887年（光绪十三年）阿勒泰哈民200余户由沙吾拜带领迁入巴里坤，这是本世纪第二批迁入巴里坤的哈民。1890年（光绪十六年）阿勒泰的姜铁开支系塔斯比干部落和瓦克部落的200余户迁入巴里坤，此为第三批迁入巴里坤的哈民。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阿勒泰的贾迪克、沙勒巴斯等部200余户迁入巴里坤，此为第四批迁入巴里坤的哈民。

哈萨克民族有向后人传述七代先祖的姓名及本部落先人曾经经历过的重大事件的习俗。不知道自己部落血亲七代祖宗名字的哈萨克人被认为是羞耻的人。据巴里坤老干部依沙汗和姜铁开部落江木斯拜的后人艾林汉讲述的又一说法：首批来巴里坤草原的是姜铁开部落的卡得勒拜克的五个儿子：康木斯拜、江木斯拜、塔布斯拜、卡藏拜和肯儿拜（肯儿即最小的意思），其中江木斯拜有哈依萨、艾里甫、和加恒、贺加拜勒根四个儿子。哈依萨、艾里甫、和加恒是大老婆（拜比写）所生，贺加拜勒根是小老婆（陶卡）所生。该部落当时也是哈密、巴里坤最有势力的部落。杨增新时代，为了控制各地有影响的哈萨克头人，达到“以哈治哈”的目的，安排艾里甫的儿子叶里斯汗在迪化学汉语，后又任命叶里斯汗为东疆保安大队大队长。叶原有二百多支枪，依仗权势常去抢劫外蒙牲畜及印度、巴基斯坦商人，遭到各族商人的强烈谴责，就连江木斯拜的四个儿子也因此闹矛盾而导致兄弟不和，各奔东西。但部落的权力仍掌握在艾里甫和其子叶里斯汗手上。当时艾里甫和叶里斯汗对杨增新政府持观望态度。因为巴里坤水草丰茂，艾里甫多游牧于巴里坤红柳峡、纸房沙尔布拉、

洪布拉克一带,但 1931 年起义的农民军头头和加尼牙孜十分不满,在稻草沟将艾里甫抓获,要他支援农民军牛羊和马匹。艾无奈,派弟弟和加恒沿捷大坂(巴里坤吾场沟)送去羊一千只、马一百匹,艾里甫因此获释。

1933 年 5 月,盛世才以艾里甫私通马仲英为罪名,派其部下枪杀了艾里甫,血洗了艾里甫的阿吾勒。艾里甫的部落被血洗的那个地方,原来叫靠克巴斯头(兰泉的意思),后来人们都叫艾里甫卡甫勒唆。卡甫是打草的意思。艾里甫卡甫勒唆,就是艾里甫的头像割草般被割掉的地方。该地至今仍叫艾里甫卡甫勒唆。

盛世才制造的血洗艾里甫部落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哈萨克各部落的动荡不安,有的迁往阿勒泰,有的迁往白塔山及苏海土,还有的迁往外蒙古。一些人多势众的部落洞察情况,准备东迁甘、青。艾里甫的儿子叶里斯汗于 1934 年 7 月在哈密天山北麓的白石头邀请了阿勒泰、哈密地区、乌鲁木齐等地区的哈萨克头目,为其父去世一周年举行祭奠供奉活动,哈语叫阿斯拜勒等托雨。祭奠之后,叶里斯汗(姜铁开的塔比干分支,是年 20 岁)带领部众 136 户 680 多人东迁甘肃,进入祁连山北麓,同行的还有贾迪克

部落阿齐拜的 42 户 210 人。从此,大批哈萨克民族东迁就开始了,盛世才用武力阻止也无济于事。1935 年 11 月,镇西姜铁开部落分支塔斯比干阿都拜(是年 60 岁)、通古斯拜等带领所属部族 113 户 565 人,经哈密马崇山迁到甘肃的酒泉,玉门鱼儿浑一带。

1936 年 9 月 16 日,叶里斯汗被甘肃省府委任为千户长,阿都拜为总乡约,哈木克为乡约。后来甘肃省又改委叶里斯汗为台吉,阿都拜为乌库尔台,取消千户长和总乡约之称。

从 1935 年叶里斯汗东迁到 1939 年,先后四批哈民东迁甘肃省河西走廊一带,约 3 000 多户 18 000 人左右。多数是阿巴克克烈的 12 个小部落,其次还有瓦克部落和乃依蛮部落。

迁入甘肃的哈民,开始在安西、玉门、敦煌一带放牧,后又转入高台、临泽、张掖等地。因无固定牧地,部分部落开始向青海迁移。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迁入青海的哈民已达万余人,留居甘肃的哈民只有几千人了。

哈民迁入青海后,马步芳以种种形式迫害盘剥,哈民被逼反抗,马步芳则派兵镇压,滥杀无辜,不计其数。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马部 298 旅副旅长韩进宝率部进驻哈萨克阿吾勒,